

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的异质性及其原因

赵克仁*

内容提要 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同属古老的东方文明，二者之间存在的继承关系已成为学界共识。然而，二者之间存在相似与共性并不能说明它们同属一种文明。希伯来文明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埃及文明的精华，但其已完成了历史性的超越，与埃及文明属异质文明。尤其是二者在国家政治体制、经济秩序、道德法律、宗教信仰和文化属性等方面都存在质的区别。这些区别形成的原因有历史因素、民族因素、宗教因素，还有生活方式与活动地域的影响。因此，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的关系充分体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特点。同时，希伯来文明又被后来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继承，成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埃及文明对人类历史进步与文明演进所做的贡献仍值得我们敬仰。

关键词 希伯来文明 埃及文明 异质性

埃及文明是世界上兴起的早期文明之一。希伯来文明是在埃及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已与埃及文明存在质的区别。探讨两种文明的异质性之前我们需要对其进行界定。按照学术界最一般的说法，埃及文明发源于尼罗河下游，一般从公元前3100年的美尼斯国王统一埃及开始，到公元前332年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为止^①，此后埃及历史进入希腊化时期。希伯来文明发祥于迦南地区，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希伯来人是当今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文明的时间跨度，向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00年前后，即希伯来人的始祖亚伯拉罕率族人定居现今伊拉克南部的乌尔时期，向下

* 赵克仁，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① 令狐若明：《走进古埃及文明》，民主建设出版社，2003，第1页。

到公元135年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失败后,流散世界各地。^①在世界文明史上,希伯来文明具有游牧的特性。该民族国家存在时间很短、国土狭小,因而没有列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然而,希伯来文明集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和波斯文明之精华,在世界文明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希伯来人创立的犹太教对早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它也因此被学界看作西方文明的源泉之一。关于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的联系,学界有比较充分的论述。^②在质的区别上,学界虽有涉猎但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笔者本着查缺补漏的原则,本文专题探讨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的异质性并分析其形成原因,以期推动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

一 两种文明异质的表征

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发源于西亚北非两个相邻的地区,在时间上埃及文明稍早。这两种文明虽然都被称为东方文明,但希伯来文明的性质已经不同于传统的东方文明,并发生了质的飞跃。下面我们将两种文明加以比较,找出二者的差异。

1. 政治上表现为君主专制与宪政民主的区别

古埃及是一个神权政治的古代国家,国内形成了金字塔般的等级制度。金字塔顶小基大,以广大的民众为基础托付着小团体的贵族阶层。国王位居金字塔顶,下面依次是祭司、官员、书吏、士兵、农夫、仆从等。这种金字塔般的等级制度强调上下级关系,严格遵守伦理制度,形成了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王权与神权紧密结合,国王既是全国的行政首领也是宗教首领。法老是古埃及国王的尊号,原意为“宫殿”,相当于中国人说的“陛下”。^③法老自称是荷鲁斯的孩子,代表神在人间行使权力。理论上,国王既有任命国内各级官员的权力,也有任命全国各个神庙祭司的权力,就是说国王既是国家的领袖,也是祭司的首领。王权与神权紧密结合,二者

① 朱维之主编《希伯来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第1~4页。

② [美]加利·格林伯格:《圣经之谜:摩西出埃及与犹太人的起源》,祝东力、秦喜清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徐家玲:《犹太民族的埃及背景探析》,《圣经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

③ R. G. Morkot, *The Egyptian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152.

相互支撑。中央的大臣、地方官员和神庙中的祭司，一起执行法老和州长的命令，形成政教合一的体制。

法老是埃及万事万物的中心，集世俗和神圣于一体，沟通人世与神灵两界。法老不仅是神在人间的代理，而且他本身就是神，所以埃及国王被称为“神王”。神王观念可以追溯埃及历史的源头，最古老的埃及文献记载着国王即鹰神荷露斯，他是伟大的生命之神拉伸之子。^①法老有责任恢复和维持整个宇宙的秩序。玛阿特象征着宇宙中精神、政治、社会保持和谐有序的状态。失去玛阿特整个世界不再和平安宁，不再繁荣稳定，不再有公平正义。君权神授、人神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建立玛阿特的首要条件。^②法老把国家一部分土地划分给神庙作为领地，将粮食甚至奴隶赏给神庙，就是说法老供养着全国的祭司阶层，而这些宗教神职人员为王国政权提供合法性。无论是法老的登基还是执政30年举行的塞德节等都由祭司主持。^③总之，法老集神权和王权于一身。从政治上看，埃及是个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

希伯来王国虽然也是一个神权政治国家，但其政治体制已朝着分权制的方向发展，因此也被一些学者称为“主权在神的宪政国家”。^④希伯来民族政治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经历了从氏族部落民主制到君主宪政的过程。在希伯来氏族部落的发展过程中，契约思想是影响希伯来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美索不达米亚时期亚伯拉罕接受人与神之间的契约思想发展贸易，到摩西时代人与神立约，上帝给摩西传授十诫。契约思想、全民立约的平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希伯来政治的发展。律法和信仰是希伯来人立国的基石。公元前1028年，扫罗在迦南地区建立希伯来王国以后，氏族部落民主制与君主制两种思想还在交织。^⑤以色列王国建立后，以色列的政治权力分为先知权、祭司权和王权，三权分立。三种权力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

① C. Ziegler, *The Pharaohs*,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2, p. 19.

② M. Karenga, *Maat: The Moral Ideal in Ancient Egypt: A Study in Classical African Ethic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8.

③ R. H. Wilkinson, *The Complete Temples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2000, pp. 190 - 191.

④ 乔飞：《从〈圣经〉看古代以色列王国的“宪政”特色》，《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春季卷。

⑤ 王立新：《论以色列君主制发展的三个阶段》，《南开学报》1999年第1期。

特别是王权受到先知权和祭司权的制约,以色列的政治模式体现为神权之治与法律之治。以色列王国是一个主权在神的宪政国家。^①祭司是人间的代表,把人的需要告诉给神;君主是神的代表,把神的旨意传达给民;先知是神的代言人,负责解释神的旨意。权力、宗教信仰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分离是希伯来社会的重要特点。先知权、祭司权都属宗教权,王权与教权之间的分离,教俗分离在古代以色列已经出现。这一特征深深地影响了基督教,在《圣经·新约全书》中,当法利赛人诘问耶稣如何处理与罗马帝国的关系时,耶稣回答:“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 22: 21)这句经文被学者认为是当代西方教俗分离政治体制的宗教来源。

2. 经济秩序上表现为农业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

耕种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埃及人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耕作技术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埃及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埃及所有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的进步全都依赖于农业的发展。因此农业是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农民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劳动力。比起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人,埃及的农民确实占有天时地利之便。正是由于法老政府对埃及民众的有效统治和宗教教化的引导,才使埃及的农民过上了有规律的生活。人们按照尼罗河泛滥的周期而确定了泛滥季、播种季和收获季的历法,过着一年三季按部就班的农耕生活。^②

埃及的国家收入主要靠向农民征收赋税,农民把大部分收成上缴给国家。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不同,埃及农民也从政府那里获得一定实惠,如每年政府发放种子给农民,国库中的储备粮足以让农民度过歉收的年份,这些在希伯来《圣经》中都有记载。农业的收成维系着政权的稳定,历代法老都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每年的尼罗河泛滥都关系农业的收成,政府派专人测量尼罗河的水位,预测来年的收成。古埃及人视尼罗河为神明,为它创作神话、颂诗。^③在古代埃及,畜牧业和养殖业也是国民收入的重要

① 乔飞:《从〈圣经〉看古代以色列王国的“宪政”特色》,《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春季卷。

② C. Francis Nims and W. Swaan, *Thebes of the Pharaohs, Pattern for Every City*, London: Elek Books, 1965, p. 69.

③ G. Pinch, *Egyptian Mythology, A Guide to the Gods, Goddesses, and Traditions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6.

组成部分，动物的驯化和饲养很早就开始了。埃及人饲养动物，除了食用，更重要的是将其作为劳动力，农业生产中使用牲口耕作及运输的情况十分普遍。

与埃及不同，希伯来人在定居之前属于游牧民族。内需的不足是其发展商品交换，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内在动力。同时迦南地区独特的客观与社会条件孕育了希伯来人的经商意识。与埃及民族不同，希伯来部落是一个游牧部落组成的社会。在于迦南建国之前，希伯来人处于部落社会阶段，游牧的性质使其没有自己固定的地盘，只有一个大致活动的区域。希伯来人的生活用品大多通过与周边民族的商品交换才能获取。在迦南建国之后，希伯来社会的商业特性仍然没有退去。希伯来人所处的迦南地区地处地中海与阿拉伯沙漠之间，相较周边沙漠来说算是富饶之地，古代被称为“肥沃的新月”地带，希伯来《圣经》把迦南地区描述为“流着奶和蜜”之地（申命记 31：20）。实际上，这里草木并不茂盛，戈壁伴随着沙漠，荆棘遍地，要想在这里发展农业、养殖业，都相当困难。但它的地理位置很适合于从事贸易和商业活动，具有发展市场经济的便利条件。迦南地处亚非欧三大洲的结合部，是东西方贸易的走廊和必经之地。以色列史学家阿巴·埃班在其书中写道，在迦南地区有一条热闹的大道穿过地中海的沿海平原地区，那些来自两河流域的商队就是通过这条路进入尼罗河三角洲地区。^①就是说迦南地区联系着东西两个文明古国巴比伦与埃及的贸易。迦南地处中东地区腹地，周边地域民族为了争夺中东控制权，经常在这里兵戎相见，争夺这个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这样的条件使迦南地区早就成为不同民族、不同部落、不同文化交流和交往的重要场所。内需不足与地处交通纽带的客观历史条件，使希伯来人很早就开始从事商品贸易活动。在迦南地区定居之后，可以说希伯来人从一个游牧民族逐渐转向一个商业民族。所罗门时代，希伯来人的贸易不仅局限于周边地区，而且远达印度、阿拉伯和非洲一些国家。^②

3. 法律上表现为道德法与成文法的区别

法律是一种社会规范，是人类社会内部调整人们关系的行为准则。它

① [以色列]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18页。

② [以色列]阿巴·埃班《犹太史》，第32页。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社会中特有的社会历史现象。世界上最早的律法出现于公元前 30 世纪，古埃及第一王朝国王美尼斯在统一上下埃及之后颁布，其后萨基西斯、赛索西斯和博克贺利斯相继颁布过法典，可惜这些法典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埃及是最早颁布法律的民族，希伯来法律位居其次，双方法律具有不同的特点。

古代埃及法律的发展，经历了从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化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古埃及，成文法出现后，并不意味着习惯法悄然消失。相反，习惯法在不断被成文法化的同时，仍在众多领域发挥着作用。作为成文法的补充，埃及社会流行道德法。古埃及之所以流行道德法与这个国家的特点有关。第一，古代埃及是一个神权国家，人人信奉神灵，服从神王的管束。法老是公平正义的化身，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判断是非曲直，王权就是法律。第二，古代埃及虽有成文法律，但宗教文化中的道德因素，在实际操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埃及宗教文化本身具有法文化的性质。就是说在埃及宗教中本身含有许多约束人们行为的清规戒律。如著名的玛阿特说，在社会上起到了一部分法律的作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埃及文学作品中的道德说教，在预防犯罪方面也起了巨大作用，如著名的《阿蒙奈姆普教谕》《阿蒙尼姆赫特的教谕》《普塔霍特普教谕》等。^① 这些教谕文学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在大众中流传，起到了很好的道德教育效果。第三，如前所述，古埃及流行民间习惯法。在埃及即使没有法典，前人在档案中记录下了丰富的断案经验，后人有据可循，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习惯法。在埃及，大量的纠纷是由通过民间习惯法解决的。如遇到数量不大的偷窃，财产纠纷，百姓一般请神庙的祭司来主持公道。祭司代表民众发表意见，判断是非，处理纠纷。如果对祭司的判决不服，还经常采用神谕的方法进行裁决。^②

冥神奥西里斯的冥界审判说，是影响最大的神话传说。按照埃及宗教传说，人在死后其亡灵要受到冥神奥西里斯的审判。奥西里斯神和其他 42 位神灵组成一个陪审团，用一个天平称量死者的心脏，一边是死者的心脏

①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I., New York: Histories & Mysteries of Man Ltd., 1988, p. 255.

② E. Teeter, *Religion and Ritual in Ancient Egyp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74.

一边是代表公平与公正的玛阿特女神的羽毛。若一个人一生作恶多端心脏会重于羽毛，那么心脏会被等在旁边的怪兽阿姆特吃掉，死者面临第二次死亡，无法到达来生；若一个人一生清白，心脏轻于羽毛或与它等重，那么死者就通过了审判，得以进入永恒的来世。^①同时埃及宗教要求人们崇拜神灵，遵守玛阿特。因为玛阿特代表了现世的秩序和宇宙的秩序^②，这在人类社会代表现世的法律，在宇宙中代表天体运行规律。这些教义和传说起到了律法的作用。

与埃及流行习惯法与道德法不同，在希伯来文明中，成文律法在生活中起到的作用远大于道德说教。在这一点上它走在了埃及文明的前面。希伯来律法产生于公元前12~公元前5世纪。希伯来律法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所谓的摩西五经，即“托拉”；另一部分所谓的口传律法，包括希伯来人在耶路撒冷时期形成的《耶路撒冷塔木德》和在巴比伦流放时期形成的《巴比伦塔木德》。希伯来民族历史上经历的两大重要事件，促使了律法的产生与完善。一是希伯来民族英雄摩西上西奈山，接受耶和华神赐予的十诫，这不仅是一神教创立的标志也是希伯来人拥有成文法的标志性事件；一是希伯来人从巴比伦返回迦南地后，他们“作为群体的生存已经失去了稳定性，受到各种条件和现实的约束，没有既定的东西，一切只是一种馈赠，正如土地或生命本身”。^③这个痛苦的现实使希伯来知识精英进行反思，必须找到不同于传统的纽带维系希伯来民族的生存。因为希伯来民族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政权和属于自己的领土，希伯来先知以斯拉在迷茫中找到了民族生存的精神源泉，这就是他从流放地带回的律法。他对希伯来律法，不管是成文的还是口传的进行了整理和编撰。以斯拉让希伯来人回归律法的行为，是律法史上的重大事件。他为希伯来人确立了以律法为核心的发展方向，被称为摩西第二。“当《托拉》被以色列人遗忘的时候，是以斯拉从巴比伦赶来并重新确立了它的地位。”^④所以说，希伯来民族是

① B. E. Shafer ed., *Religion in Ancient Egypt, God, Myths, and Personal Practi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92-93.

② J. A. Wilson, *The Culture of Ancient Egyp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 119.

③ J. Neusner, *The Way of Torah*, 5th ed,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House, 1993, p. 14.

④ [西班牙] 亚伯拉罕·科恩:《大众塔木德》，盖逊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第3页。

以律法为樊篱的民族。

4. 宗教上体现为多神崇拜与一神崇拜的区别

古埃及宗教是源于本土,较少受到外来宗教传统的影响。所以埃及宗教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宗教起源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如果要探究人类宗教起源或完整的宗教演变过程,埃及是一个典型的样板。最初的埃及宗教是从巫术发展起来的。按照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原始文化》中的观点,埃及人最初的宗教是从“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开始的。^①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 约前484—前425)记载,古埃及人是最早提出灵魂不灭的民族。^②由于人类认识自然的局限性和对外界自然的依赖,凡是为人们提供必要生存条件的自然物都被视为神灵。风雨雷电、山川河流、虫鱼鸟兽等都是神灵。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明确指出,在生产力尚不发达时期,人类宗教最初阶段是对自然的崇拜。^③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埃及人从神灵中逐渐排除了对一些无生命的自然物的崇拜,而集中崇拜有生命的动植物。随着埃及宗教的进一步发展,一些植物神也被排除,只剩下对动物的崇拜,再向前发展就出现了人格化的神。在动物神与人格化的神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这过渡阶段出现了半人半兽形象的神灵。所以说埃及宗教向人们展示了完整的宗教发展历程,当然也是人类思维演变的过程。在埃及宗教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有一定的阶段性,但每前进一步并不意味着原来的神灵彻底消失。譬如已经发展到人格化的神灵崇拜阶段,自然界的大神仍然没有退出埃及宗教崇拜的行列,如对人们生活与生产影响巨大的太阳神和尼罗河神始终位居埃及人崇拜的神灵之列。这样,埃及宗教虽然经历了从多神崇拜向主神崇拜的演变,但始终没有发展到一神崇拜阶段。历史上虽有埃赫那顿宗教改革,但最终失败告终,从而成为埃及历史的插曲。有学者认为,希伯来人首领摩西是参与埃赫那顿宗教改革的“中坚人物”,改革失败后他率领希伯来人逃出埃及,在西奈山上接受十诫,创立

① E. B.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New York: J. P. Putnam's Sons, 1920, p. 185.

②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165页。

③ [法国]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林宗锦、彭守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80页。

犹太教。^① 果真如此的话，这是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埃及宗教在神灵崇拜属性上经历了从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到动植物崇拜，再到人格化神的发展过程，在神灵崇拜数量上，经历了从多神崇拜到主神崇拜的过程，完整地呈现了人类宗教的发展历程，为文化人类学提供了完整的研究资料。有人统计，古埃及有名的大小神灵就有 2000 多个，具有较明显特征的神灵有 200 多个。^② 例如，在底比斯西郊王陵谷图特摩斯三世墓室的墙壁上，就描绘了 741 个不同的神灵。发现于亚历山大城的梅特涅石碑上镌刻着 300 多个不同的神祇造型。^③ 所以说，古埃及宗教是个典型的多神崇拜的宗教。

与埃及宗教的发展历程不同，希伯来宗教受外来文化传统影响较大，可以说就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与宗教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希伯来民族跨入历史门槛之前，两河地区的人们普遍信仰多神教，而希伯来民族的一神教是在两河地区多神教的基础上产生的。希伯来人信仰一神教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希伯来人的始祖亚伯拉罕时期（公元前 2 世纪）。当乌尔地区的人们还在敬拜众多的神灵并向其祈福的时候，亚伯拉罕并没有入乡随俗，而是在众神中挑选了一位神灵来崇拜。^④ 他相信这位神能“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并能赐给他“迦南全地，永远为业”（创世记 17：2，8）。然而，亚伯拉罕的信仰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神信仰。真正的一神信仰是在埃及确立起来的。公元前 14 世纪，法老埃赫那顿在埃及进行宗教改革，提倡信仰太阳神阿吞，其他的神一律废除。这次宗教改革对希伯来人影响至深。奥地利心理学家、犹太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曾大胆地假设“如果摩西是一个埃及人，如果他把自己的宗教传给了犹太人，那么那种宗教就是埃赫那顿的阿吞神教”。^⑤ 希伯来民族英雄摩西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无所不能的上帝。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在西奈

① [美] 加利·格林伯格：《圣经之谜：摩西出埃及与犹太人的起源》，祝东力、秦喜清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第 178～179 页。

② B. Watterson, *The Gods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Alan Sutton Publishing, Ltd., 1984, p. 35.

③ B. E. Shafer, ed., *Religion in Ancient Egypt, Gods, Myths, and Personal Practice*, p. 56.

④ B. Reich, *A Brief History of Israel*,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D. C.: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5, p. 1.

⑤ [奥地利] 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李展开译，三联书店，1989，第 18 页。

山上接受十诫,标志着犹太一神教的诞生。希伯来人的犹太教是真正的一神教信仰,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一神教。犹太教的神耶和華不仅是唯一的,而且是无形的,无所不在的。^①从希伯来宗教过渡到犹太教既是希伯来民族历史上的大事件,也是希伯来文明区别周边其他民族的多神信仰,发生质变的重大事件。

希伯来人长期生活在商业贸易发达的西亚地区,他们对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交换原则十分熟悉,在商业活动中经常订立商约。此时,他们将日常商业活动中的契约关系用于宗教中的神人关系,于是在犹太教中上帝与希伯来人订立契约。上帝将希伯来人看作自己的选民加以保护,而希伯来人必须尽选民的义务,遵守上帝定下的众多诫命。一开始是摩西与上帝订立的十条诫命,被后人称为摩西十诫,后来遵守的诫命确定为613条。^②与上帝立约后,原来的希伯来人身份由希伯来人变为信仰犹太教的人,外界称他们为犹太人。犹太民族的诞生和摩西律法联系在一起,并由此组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同时,在信仰、律法和犹太民族三者之间还形成了相互依赖的链条关系:民族靠神圣律法维系;律法的权威来自上帝;民族因信仰上帝而成为其选民。一神信仰、契约观、崇尚智慧、叛逆精神和善于吸纳先进文化成为希伯来文明的五大特征。^③在犹太教中,犹太教与犹太人是统一的,即“犹太人存在于犹太教中并为犹太教而存在”。^④犹太教虽然对人种没有过分强调,可以是黄种人、白种人,甚至黑种人,但只有信仰犹太教就是犹太人,同时只有犹太人信仰犹太教。“犹太教是所有犹太人、以色列人和希伯来人的宗教行为。”^⑤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

众所周知,早期的人类以家庭和血缘为纽带,组成人类共同体;古埃及人将其发展为以自然环境,尤其是以尼罗河为纽带结为共同体。埃及新王国时期的阿蒙神^⑥曾通过他的祭司颁布命令:“凡被尼罗河水淹没的地方

① J. Lindblom, *Prophecy in Ancient Israe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2, p. 308.

② B. Reich, *A Brief History of Israel*, p. 2.

③ 徐新:《走进希伯来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第6~13页。

④ [德国]利奥·拜克:《犹太教的本质》,傅永军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第238页。

⑤ G. Boccaccini, *Roots of Rabbinic Judaism*, Michigan: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2, pp. 12 - 13.

⑥ 早期阿蒙是底比斯的地方神,以雌鹅的形象出现;新王国时期成为全国性的主神,以公羊的形象出现。

都是埃及的土地，凡是饮用尼罗河水的人都是埃及人。”^① 犹太教第一次用宗教文化作为民族团结的纽带，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异质的表现之一。

5. 文化上体现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区别

埃及文明属于农耕文明。古代埃及是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国度。古代埃及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远在公元前 3000 多年，生活在尼罗河畔的埃及人就已经创造出令后世叹为观止的农耕文明。众所周知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木乃伊等都是他们的杰作。在物质层面，埃及文明的成就可谓空前，在精神层面，埃及文明虽不及后来的希伯来文明，但它作为较早的农耕文明的典型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在距今五六千年之前，埃及人就在尼罗河神赐予的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生息劳作。从事农耕的埃及人过着按部就班、墨守成规的自然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按照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劳作，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规律。埃及人热爱自然，但并不喜欢旅游。对他们来说，最佳的旅游方式就是划着用纸沙草做的小船，畅游养育埃及人的生命河——尼罗河。尼罗河水赋予埃及以生命，并且不断滋养着这个早熟的人类社会。埃及原始居民使用天然石和天然矿物质制作的工具战天斗地，发展出先进的农业和畜牧业。埃及人除了农业耕作，还烧制陶器、织布缝衣、兴修水利，大兴土木，创造出辉煌的农业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相比，古埃及文明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首先，埃及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受外界影响较少；其次，埃及文明是稳定而连续的，当然绝非静止的，具有循序渐进、小步迈进、不断发展的特色；再次，宗教在古代埃及人的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它的印记；最后，埃及民族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世俗文化，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风民俗与生活习惯。

希伯来文明属于游牧文明。游牧文明的显著特点是居无定所，生活条件较为艰辛。于是便形成了游牧民族不畏困难，英勇顽强的精神特质。游牧民族的内需不足是受到自然环境的逼迫，他们不得不经常处于迁徙和流动之中，以寻找水草资源。因为迁徙流动，经常处于适应新环境、新变化

^① [德] 埃米尔·路德维希：《青白尼罗河》（下册），郭院林等译，花城出版社，2008，第 237 页。

的境况之中,游牧民族心胸开阔,适应性强,不会产生排斥外来文化的现象,更多的是采取接纳、吸收和适应的态度,这与埃及民族的墨守成规不同。如果用最简练的一个字来总结游牧与农耕文明的特点,那么游牧文明的特点是“动”,而农耕文明的特点是“静”。^①同时,这种特点也使得游牧民族很容易形成商业文化,而希伯来社会的商业气息就很浓,因此也被称为“天生的商人”。^②希伯来社会兴起的市场经济、产品交换,不仅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也给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变化与应有的活力。这使希伯来文明具有包容性的特点,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希伯来文明的游牧文化特性,使其更容易为民族发展带来启示和灵感,当然也就为社会发展带来更多变革与发展的机遇。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希伯来文明虽然与埃及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性质上已完成了一个大的飞跃,已与传统的东方文明埃及文明存在质的区别。

二 两种文明异质的原因

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之所以形成异质文化,有历史的因素、民族的因素、宗教的因素,当然还有生活方式和活动地域的影响。

1. 埃及历史的稳定性与希伯来历史的波动性

显著的政治连续性、固有的文化传统、法老对国家的专制统治被令狐若明先生总结为埃及文明的三大传统特点。^③埃及文明从王朝时代之初便显露出它的特色。王朝序列世代相传,很少中断,文化传统稳定不变,一脉相承,3000多年的岁月铸就辉煌。漫长而厚重的历史赋予了埃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以及神秘的文化遗产。举凡宗教、文学、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舞蹈、科学等,埃及人无不精通。埃及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挑战着现代人的智力与想象力。

埃及文明丰富的内涵表现在其独特的历史进程之中。早王朝时期是古

① 陈巴特尔,《历史与文化中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 <http://hss.gzu.edu.cn/s/41/t/101/c0/8b/info49291.htm>, 查阅日期 2014年5月20日。

② 彭树智:《犹太—希伯来文明的交往特征》,《中东研究》2005年第1期。

③ 令狐若明:《古埃及文明的传统特点》,《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4期。

代埃及文化的形成时期，它为随后的古王国时期的政治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古王国时期是埃及文明的第一个繁荣期，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象征就是金字塔。在这一时期影响埃及文化艺术的规范、手法也逐渐形成，并为后世各代所继承，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中王国时期埃及文化艺术达到一个高峰。王室陵墓和神庙中的雕像与浮雕显示其宗教艺术的卓越技巧，珠宝加工技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一些杰出的文学作品也被创作出来。新王国时期埃及的文化达到一个巅峰。在雕塑和绘画上主题呈现多样性，在材料运用的广泛性以及技术、技巧和工艺上，使后世王朝难以企及。这一时期出现了纯粹为观赏而作的艺术品。用祭司体书写的文献涵盖了各个学科，留下了大量的纸莎草文书。后王朝时期，埃及文化不同程度地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利比亚、努比亚、波斯、希腊、罗马相继给埃及文化带来冲击，但直到阿拉伯征服之前，埃及基本上延续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埃及文明经历了3000多年的法老时代，埃及的土地上共出现过大大小小31个王朝，共同演绎了埃及文明的进步之旅。然而，由于受时代与地域的限制，埃及文明没有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延伸到更深更广的维度。在悠远浩渺的时空浓香艳郁地绽放之后，埃及文明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它的精髓被希伯来文明所吸收。希伯来文明后来融入西方文明，也使埃及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源头被永远载入史册。

与埃及历史的稳定性不同，希伯来民族的命运多舛，历史进程跌宕起伏。犹太民族^①的祖先希伯来人，从民族学上看最早属于阿拉伯半岛上闪族的一支。早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4000年，游牧的闪族部落就曾从西部的叙利亚草原移居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尼亚，到公元前3000年末已和当地的苏美尔人混居。闪族文明与苏美尔文明相交融。根据传说，希伯来人的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以游牧为生，直到亚伯拉罕的父亲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决定迁离现今伊拉克南部的乌尔。他们先是往北移居哈兰城，亚伯拉罕在其父亲去世后，率领部落向西南迁徙，渡过了幼发拉底河，因此亚伯拉罕的后人被称为希伯来人，意为“来自河那边的人”。^②亚伯拉罕率领的部落最后到达迦南地区（现今的巴勒斯坦地区）定居。亚伯拉罕被尊为希伯来人

^① 摩西创立犹太教后，外界称希伯来人为犹太人，后来他们自己逐渐接受了这样的称呼。

^② B. Reich, *A Brief History of Israel*, p. 1.

的祖先。希伯来人接受了两河流域的宗教,并深受其影响,所以,不少古巴比伦的宗教观念和创世传说等后来被载入希伯来人的宗教典籍。作为游牧民族的希伯来人在迦南地区定居后,发现此地草木并不茂盛,砂石遍地,荆棘丛生。公元前1700年前后,因为迦南地区闹饥荒不得不去尼罗河下游的埃及寻找求生之路。埃及的法老接纳了这些逃荒者,将他们安排在歌珊地区。他们在埃及待了400多年,按照希伯来《圣经》记载,希伯来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之久(出埃及记12:40)。希伯来人在埃及时期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受到埃及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影响。由于希伯来人口增长过快,威胁法老的统治,埃及法老对希伯来人的政策趋于强硬,不仅让他们服苦役,而且下了屠杀令。约公元前1300年,希伯来人在民族英雄摩西率领下逃出埃及,越过红海返回迦南。在此期间,摩西创立了犹太教,希伯来人也被称为犹太人。^①

在历经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三代君主的辉煌后,伴随着公元前930年所罗门王去世,犹太王国随即分裂为北部的以色列国和南部的犹太国。到公元前721年亚述人大军进犯,灭掉了北部以色列国。此后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两河地区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的巴比伦帝国很快打败了亚述人,公元前597~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兵攻陷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被毁。犹太王国被打败,大批犹太人被掳往巴比伦国。作为“巴比伦之囚”,犹太人在异乡他国的屈辱生活反而增强了其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另外,流放巴比伦期间有意无意地摄取了巴比伦人的文化与宗教传统。公元前539年波斯人战胜巴比伦,释放犹太人重返迦南。此后在公元前539~公元前333年这段时间,犹太人处于波斯帝国统治之下。直到公元前333年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灭掉波斯帝国,犹太人进入希腊统治时期。希腊之后是罗马帝国时代。希伯来民族在中东的历史,可以说到罗马时代基本终止。公元135年犹太人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世界各地。

2. 埃及民族的保守性与希伯来民族的开放性

古代埃及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埃及民族的保守性格。由于文明兴起较早,古埃及文明周边几乎没有与之相似的古代文明。埃及东面和北面环海,南面和西面被沙漠包围,埃及人生活的区域就是一条狭长的尼罗河

^① B. Reich, *A Brief History of Israel*, pp. 2-3.

绿洲地带。在埃及文明兴起的早期阶段，离开尼罗河，埃及人将无法生存。他们拥挤地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狭长地带，要远离尼罗河到遥远的地方去探险是不可想象的。对尼罗河的眷恋使他们与土地紧密结合，农民的眼界受到土地的限制，他们守着尼罗河神赐予的这片土地，按照季节的轮转过着按部就班的农耕生活。

除了受农耕生活的影响外，埃及文明的保守性与埃及人循环往复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有密切关联。埃及人从他们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得出了循环往复的历史发展观。古埃及人认为宇宙是个统一体，人类社会只是神所创造的世界的一部分。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应该保持和谐有序，变革只能带来混乱和不稳定。^①在此思想指引下，埃及人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循环式的，不断地经历“秩序—混乱—秩序”这样的循环，没有止境。这种循环往复的历史观并非认为历史是静止的，而是认为历史发展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埃及社会发展相对平稳，要进行社会变革阻力重重。

与埃及文明不同，希伯来文明是在吸纳了埃及文明与巴比伦文明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将埃及文明与巴比伦文明的精华相融合。希伯来民族活动的地域地处亚、非、欧交界的迦南地区。希伯来民族活动的范围北达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南抵埃及尼罗河流域。希伯来民族当时定居的迦南地区，是东西方贸易的通道，那里也是各种文化汇聚之地。当时迦南地区不仅有迦南文化，还有腓尼基文化、叙利亚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后来还有从地中海克里特岛进入的菲力士人的文化。希伯来人善于向外来民族学习，这些文化经过希伯来人的综合吸纳，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希伯来文化。他们参考腓尼基的拼音文字，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字——希伯来文。希伯来人将自己的民间传说、神话、史诗、歌谣、谚语、箴言等用文字记录下来，把自己民族的教义教规、民族历史记录下来，创造出希伯来独有的“先知文学”和“启示文学”，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葩。

希伯来文化对埃及文化的吸纳是全方位的。从希伯来圣经中的赞美诗、割礼到风俗习惯等，都不难看出希伯来圣经与埃及文明的内在联结。以至于德国犹太学者利奥·拜克（Leo Baeck, 1873—1956）在阅读了希伯来

^① 颜海英：《守望和谐：古埃及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第134页。

《圣经》之后说：“每当发现《圣经》与其他古老民族宗教文献之间存在的联系，就会产生一种否定犹太教创造性的倾向。”^①而希伯来文明的创造性恰恰就在于它的综合性。希伯来文明将其他古老民族的文化资源整合成系统的具有新质意义的文化意象。正如刘洪一先生所说，希伯来“《圣经》在对上古周边异质文化的吸纳中，能通过有机地整合而生发出新质意义”。^②希伯来《圣经》中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意识，包括对希伯来人自身的怀疑和反思。希伯来宗教经典除了《圣经》外还有口传律法《塔木德》。《塔木德》并不是《圣经》思想的简单延伸，它“作为《圣经》意义的第二层次，以批判性和完全自觉的理性精神摄取《圣经》的各种含义”。^③《圣经》的批判精神不仅针对权威，也针对希伯来民族本身，这种永恒的普遍怀疑论和批判意识，是文化发展与演进的巨大动力。

在这种批判精神的指引下，希伯来人打破了埃及人循环往复的历史发展观。希伯来人认为人与神立约、神的法律是明确的，神是诚实可信的，这样，人在历史中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历史就此有了终极的意义。相对于这个终极意义，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物，都是为了完成某一个确定的任务。因此历史上的每一件事都有它的意义，都对以后的历史发展起作用。这样一种线性进化论的历史发展观，在古代堪称思想领域里的革命。

3. 埃及宗教的内源性与希伯来宗教的外源性

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埃及人一方面对大自然产生强烈的依赖感；另一方面又受到大自然恶劣条件的威胁，对大自然产生畏惧感，因而古代埃及宗教始于对自然的崇拜。在文明兴起后，埃及宗教经历了一个从多神崇拜到主神崇拜，从自然崇拜到动植物崇拜，再到人格化的神的崇拜的发展阶段。所以，埃及宗教发展的过程是完整的，较少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这也是人类学家在谈及宗教起源与发展进程的时候，总是引用埃及宗教作为范例的原因。埃及宗教起源与发展进程的这种内源性既是区别希伯来文明的特征，也是与希伯来文明产生异质的原因。

① [德] 利奥·拜克：《犹太教的本质》，傅永军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第13页。

② 刘洪一：《〈圣经〉的世界意义—犹太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一种联结》，《犹太研究》2004年第3期。

③ [法] 埃马纽埃尔·勒维纳斯：《塔木德四讲》，关宝艳译，香港道风书店，2001，第8页。

希伯来宗教的起源与发展进程与埃及截然不同。希伯来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小民族，地处中东腹地巴勒斯坦地区，深受四邻文明古国的影响。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叙利亚、波斯、希腊、罗马文化与宗教传统相继影响希伯来民族。希伯来文化吸收了四邻各文明古国的文化优点加以消化吸收，创造性地发明了自己的文化并自成体系。希伯来文化通过其宗教经典，优美的文字体系而保存下来。正如朱维之先生所说，希伯来文明“是中东地区人类文明摇篮集大成的文化”。^① 希伯来宗教的外源性不仅表现为宗教文化对外来文化与传统的吸纳，而且表现为希伯来民族在历经坎坷之后，在受到外来因素冲击时，犹太教不仅能够迅速修复外来的创伤，而且还利用外来创伤强化民族主义，不断进行宗教改革，增强内聚力。希伯来民族除了在君主制时代享受了大约 100 年的安定与和平外，可以说历经磨难，命运多舛。“由于经常受到灭亡的威胁，他们坚信必须维护和传播自己的信仰。宗教是他们的共同财富，或者说已经成了联结他们民族共同体的纽带。”^② 历史上，希伯来民族每一次民族危亡恰是其犹太教得以强化的时期。希伯来人 400 多年在埃及被奴役的生活，催生了犹太教的诞生，乃有西奈之约、摩西十诫。希伯来人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巴比伦之囚，方有《托拉》正典的问世。公元 70 年罗马入侵、第二圣殿被毁，才有贾布奈革命^③、《圣经正典》的编撰、《密西拿》和《革马拉》的撰写。^④ 这些犹太教经典成为希伯来民族生存的精神力量，成为希伯来文化的核心。

4. 埃及农耕经济的局限性与希伯来游牧经济的开放性

埃及处于非洲大陆东北侧，其文明兴起较早，且较少受到其相邻文明

① 朱维之主编：《希伯来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第 1 页。

② [以色列]阿巴·埃班：《犹太史》，第 62 页。

③ 贾布奈是巴勒斯坦地区地中海沿岸的小镇，古代犹太教神学院所在地。公元 70 年罗马大军攻破耶路撒冷城，犹太民族处于危亡之际，贾布奈神学院的犹太知识分子本·扎凯（Johanan Ben Zakkai）呼吁犹太人研读经文，回归宗教生活，以精神的力量反抗罗马帝国统治，史称贾布奈革命。

④ 《塔木德》（*Talmud*）是犹太教口传律法总集，是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它形成于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 5 世纪之间，由 2000 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构成。其内容分为三部分：口传律法，称为密西拿（*Mishnah*）为希伯来语，意为复述；口传律法注释，称为革马拉（*Gemara*），为亚兰语，意为完成；《圣经》注释，称为密德拉西（*Midrash*），为希伯来语，意为讲解。编撰《塔木德》的目的是在抽象的《圣经》与复杂多变的生活之间架设一座桥梁，指导大众在日常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的影响。古埃及人的经济模式以农耕为主,人口缺乏流动性,从而铸就了埃及民族的大陆性文化性格。埃及农业发展对尼罗河有很大的依赖性,埃及大部分的人口集中在尼罗河谷和下游三角洲地带。由于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埃及人世世代代生活在尼罗河神赐予的这片土地上。埃及的自然条件,加上法老政府宗教的教化,使埃及人形成了典型的农耕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的主导下,造就了埃及人的民族性格,其主要表现为墨守成规、虔诚温顺、合作团结、注重集体等。在发展模式上形成了以自我内省、向心凝聚为宗旨的发展方针,以及独立自主稳定绵延的文化形态,古埃及人的生活方式是由其内向的经济决定的。在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下,埃及人形成了安于现状、规律生活、重传统轻变革的民族心态。

希伯来民族的生活属于游牧方式。如前所述,游牧生活方式的最大特点是流动性,其经济是以商业贸易为主的经济,市场交换在希伯来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在希伯来社会,人口的流动性远大于以农业为主的古代埃及。希伯来人的活动范围很大,从西亚到北非,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到尼罗河三角洲。在民族迁徙,人口流动与贸易交换的过程中,希伯来人广泛接触周边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经济的向外开拓必然带来文化的开放。彭树智先生在谈到希伯来文明的交往特征时,指出希伯来社会的商业属性对其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说:“商业不仅是随着分工扩大而从生产中分离出来的经济交往形态,而且是政治交往、社会和文化交往的纽带、先导和渠道。”他把希伯来民族交往的开放性作为希伯来文明的六大特征之一。^①的确,希伯来民族是一个包容开放的民族,它不排斥异族异质文化,而是采取归纳综合、吸收内化、为我所用的态度。这样,希伯来民族在早期的社会发展中,得益于周边外围文化的滋养,形成了热情好客、重视汲取、求新求变、喜欢探索的文化精神。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截然不同,它以文献资料和精神遗产著称于世。希伯来文化遗产由希伯来《圣经》《次经》《伪经》《死海古卷》四大部分组成。它是在吸取四邻各国文化精华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最初是口耳相传,后来在公元前6世纪到2世纪陆续编纂成书。它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希伯来民族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发展史,展示了希伯来人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画面和精

^① 彭树智:《犹太—希伯来文明的交往特征》,《中东研究》2005年第1期。

神风貌，记载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宗教、律法、文学和艺术发展状况，是研究人类早期精神文明和文化遗产的、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虽同属古老的东方文明，但由于历史进程、民族性格、宗教信仰、文化属性、活动地域与生活方式等不同因素的影响，两者在政治体、经济、法律、宗教与文化方面存在质的区别。通过对比两种文明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古代国家政治形态的形成与法律体系的建立与一个国家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的历史演进也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论是埃及法老的君主专制，还是希伯来民族的宪政民主，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传统的历史观认为，从狩猎文明发展到游牧文明，再从游牧文明发展到农耕文明。在我们对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做了比较之后，这种传统的历史观受到严峻挑战。按照传统观点，农耕文明在游牧文明之上，那么埃及文明就应高于希伯来文明。然而通过对两种文明的比较，我们清楚地看到，游牧的希伯来文明在当时已经超越了埃及文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按照时间顺序来说，兴起较晚的希伯来文明理应高于兴起较早的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的历史发展表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希伯来文明的历史演进推翻了传统的观点，但却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

再次，从两种文明的对比中，我们看到希伯来文明通过对埃及文明精华的继承，完成了质的飞跃。两种文明虽属异质文明，但从两种异质文明的交往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矛盾与冲突，更多的是借鉴与传承。希伯来文明的发展史启示我们，在当今不同文明的交往中，不应把文明的异质当作引起矛盾与冲突的理由，两种异质文明完全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关键在于不同文明之间是否能像希伯来人那样抱持包容与开放的心态。各种文明之间，相互吸纳对方的优秀传统，取长补短，才是促进文明演进与历史发展之道。

复次，埃及文明是兴起较早的古代文明，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后期，埃及人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发明了文字，埃及文明被刘文鹏先生称为

“历史上最早的巨人”。^①埃及文明的成果被希伯来文明继承，希伯来文明又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勃兴提供了源泉和动力。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演进，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埃及文明作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第一波浪潮，不能因为它的失落而否定其在历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因为其时空的遥远而被当今的人们遗忘，正是有了埃及文明的第一推动力才有了其后文明的进步。

最后，人类社会还在发展，我们仍然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阶段。不管是同质文明还是异质文明，都是人类文化遗产，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传承。作为人类文明传承者的我们，应该秉承希伯来文明的开放性，以批判性和完全自觉的理性精神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继承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构建和谐发展的人类社会。

[责任编辑：刘金虎]

^①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5，第4页。